

## 一阵微风野菊香

□ 钟读花

秋日看花，自是看菊。

凡菊花，皆好，皆美。但于众多的菊花中，我独钟情于野菊花。我喜欢那个“野”字，摇曳荒野，生于自然，本于自然，秀美于自然，无不佳。

野菊花，泼辣，不择地而生。

举凡田头、山坡、溪岸、麻岗地、碎石坡，甚至于陡壁悬崖的缝隙间，都能见到它的存在。

我曾见一丛野菊花，就生长于峭壁的缝隙间。枝条垂垂，枝头却又倔强地弯曲向上，一副不屈的样子。花，为黄色，一种金灿灿的黄，秋阳之下，洋溢着黄金般逼人的光芒。它以一种粗犷的野性，彰显着一份生命的力度和硬度。

然则，野菊花最喜欢的地方，似乎还是麻岗地。地表薄土一层，几公分之下，即是麻岗石，且多为碎石。大片的麻岗地，生长着大片的野菊花，花开时节，花团锦簇，挤挤搯搯，有气势，也有一份热烈之美。而在更多的地方，野菊花是一簇簇，一丛丛，一团团，一株株地生长着的。看上去，自由散漫，随心所欲，野性十足。不过，此种景象，也好，有一种星罗棋布之美，有一种疏疏落落之美，有一种风神萧散之美。

野菊花，枝条瘦且硬。瘦而硬的枝条，分叉极丰，一株野菊花，实则就是一丛野菊花。枝条密集，花朵更加密集，每一根枝条上，都花开朵朵，构成簇簇相拥的景象。花朵密，花朵也小，密而小的花朵，却药香极浓，远远，你就能嗅到一朵野菊花的药草香。那是一种幽香，深远、彻透，直抵肺腑。那份药草香，让人想到田野里刮过的风——是秋风，秋凉阵阵的秋风。宋人戴炳有诗曰：“山径崎岖落叶黄，青松疏处漏斜阳。鸣禽无数声相应，一阵微风野菊香。”“风淡而香浓，恰是野菊之香，本然所在也。”

野菊花，花色也单纯。以黄色和白色居多，偶有紫色，也只是淡淡的，紫得不够深透，绝不用担心会“紫之夺朱也”。我喜欢黄色的野菊花，黄色的野菊花，本色——古之人谓之“正色”。正色好，开“正色”的花，做“正色”的人。

每年秋来，野菊花盛开，我都喜欢到田野中走一走。赏花，闻香，采菊。

采菊，是风雅事，自古已然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童稚能诵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为世人树立了一根采菊的风雅标杆儿。而且，这根标杆儿，还屹立不倒，被一代代人继承着，演绎着。

清人石涛，画有一套《陶潜诗意图》，其中之一《悠然见南山》，就是表现陶渊明采菊的：茅屋一处，屋后垂柳一株；屋前，篱笆一圈，篱笆内外，野菊丛丛，花为黄色，是一种“正色”之菊；陶渊明，着长袍，蒙头巾，右手举起，指尖撮一簇菊花，凝目而视之，神态端然，似有所思。

画，过于写实，但意境悠然，确是很好地表现了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意蕴。而且，那种凝然而思的神态，更有一份“欲辨已忘言”的神韵。

插一束野菊花，于长颈瓶中，以之清供。野菊花，累日不败，药香淡淡，弥漫一室，就有一种秋风拂面，秋意长存的美好。

清供的那束野菊花，纵是枯萎了，也仍然美。它是枯而不败，枯而不凋，枝条依旧挺拔，花朵依旧绽放，只是成为了一种枯黄，更像一味中草药了。

其实，大多数时候，那束清供的野菊花，纵是枯了，我也不会扔掉。因为，我喜欢那种枯色，我觉得那种枯色中，有一种生命的深邃和内涵，有一份来自田野的野性。而且，从那枯色中，依旧能看到它昔日的生机和风采——满坡的野菊花，摇摇曳曳，风姿绰约。

## 山野秋吟

只有踏勘人知道  
漫山的野菊花  
充满刺鼻的芳香  
忍不住打响喷嚏

只有踏勘人知道  
鸟儿飞过天空  
留下了思念的痕迹  
思念是种相思病  
听说圆月能够治愈它

只有踏勘人知道  
猕猴腾挪于树林之冠  
岩羊攀登于峭壁之上  
它们是大自然  
另类的探索者

只有踏勘人知道  
小鹿跪饮溪边的姿态  
今夕阳痴迷沉醉  
瀑布亲吻地母时  
飞溅着激动的泪花

(何铜陵)

## 高高的草垛

高高的草垛，憨厚，沉稳  
座落在屋山头，苦辣树下  
那是稻谷金色的秸秆  
还蕴藏着稻谷幽幽的清香

也曾有小鸟前来做窝  
也曾有喜雀登临欢唱  
儿时伙伴围绕着捉迷藏  
欢声笑语洒满如水月光

逢年过节  
稻穗继续通红的灶膛  
那袅袅炊烟一缕缕升起  
无尽的乡恋遥远又绵长

(崔鹤同)

## 秋日即景

近处，是一片片顶着露珠的麦苗  
远处，是所剩无几的大豆、玉米、高粱  
天空更加高远，田野更加空旷

这些年，我虽然四处漂泊，远离村庄  
但小村的那段时光，仍然像天上的太阳，水中的月亮  
那些远去的蓝天、白云、土地、庄稼、小院、炊烟  
是我心上绿色的诗行，连着我回家的方向(鲁北)

## 落叶

一场悄然而至的秋雨  
让夏的燥热渐渐退场  
秋风轻拂万物  
高原上的庄稼和草木  
开始靠近繁华  
叶子开始泛黄  
再猛烈的风雨  
也无法让一片黄叶  
瞬间飘落  
由嫩绿到枯黄  
摇曳、翻滚、飘落  
回归大地  
落叶的一生  
如同庄稼和草木  
平静而辉煌

(张军)

## 秋收的画卷

一遍遍擦拭秋风  
闻到了越来越浓的香甜  
葡萄紫，山楂红  
柿柿闪着如意的光泽

玉米站成队列张望  
花生挤满场院嬉戏  
父亲的手添了一层粗糙  
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的花朵

沉甸甸的秋  
打磨了镰刀的锋利  
安详的躺在屋檐下，梦中  
收割着下一个丰收

(崔军峰)

## 印象秋天(短诗三章)

## 秋月

用两季的皎洁  
幻化出一轮  
璀璨的圆满  
从此  
赋予天涯的游子  
更多  
浪漫的思念  
与温情

## 秋风

挟裹着  
薄荷似的凉味  
和款款  
成熟的韵致  
捎给漫山遍野  
一片  
迷人的金色

## 秋霜

卷着风露的潮气  
外带意绪的苍凉  
给原野的枫林  
刻染出一季  
绚烂的血红

(童笑艳)

## 触摸一片叶子的温度

□ 马亚伟

我带六岁的儿子去郊外玩，他在广阔的天地撒了欢儿。秋天，大自然的色彩多了起来，一派灿烂。

儿子举着一片梧桐叶，对我说：“妈妈，瞧这片叶子真绿！”我赶紧给他“科普”：“这是梧桐叶，梧桐树是落叶乔木，树叶青绿色。秋天一到，梧桐叶就会飘落。”儿子却专注于手上的梧桐叶：“这片叶子真好看，像个绿色的大手。”说着，他还摸了摸那个“绿色的大手”：“叶子凉凉的，滑滑的！”

我惊异于儿子的细致和敏感，他在触摸一片叶子的温度。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，对细节之美的感悟能力如此强大。而我根本没注意过梧桐叶的形状，更没留意它的温度，我的关注点只在于它是哪种梧桐树。我侧重的是知识性的内容，而忽略了对美的欣赏。

我忽然觉得有些悲哀，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对美的感受能力，将会失去多少生活之趣？

说实话，生活中我也会刻意寻找自然之美，想用美的事物来洗涤俗务之尘。换句话说，我一直致力于寻找“诗和远方”。我经常来一次兴致勃勃的出游，而且还会努力走得远一些，去看未知的风景，走未走过的路。到了新鲜的地方，看到新鲜的风景，我也会兴奋不已，举着手机不停地拍照，回家后精挑细选一些照片发在朋友圈，获得一些点赞

——这让我很有满足感。可是反思一下，我真的体会到风景里那些细节之美了吗？

一片叶子有怎样的温度？一朵花的香是淡雅还是浓烈？一只蝴蝶的翅膀是什么颜色？一只鸟儿的叫声表达的是喜悦还是忧伤？这些我根本没有留意过。我对美的感知太过空泛，总是大而化之，以为把风景定格到我的手机里就是欣赏到美了。

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，那时我知道一棵草的味道是甜的，知道一朵野菊花有多少个花瓣，知道深秋的小虫子会向草木来一次告别仪式，知道树林子到了傍晚会生出幽暗神秘的气息，知道两只鸟儿对话是在讨论回家的路有多远……

我又想起，夏天的时候，一位朋友来访，她刚进小区的门，就发现了旁边的一棵石榴树，上面开满了石榴花。她惊喜地说：“这石榴花真好看，仿佛有酸酸甜甜的味儿呢！”朋友是画家，很善于捕捉美的细节，她把美的事物都诗化了。而我呢，别说花的味儿了，甚至对这些花都熟视无睹……

我深深为自己感到难过，我丢失了多么宝贵的欣赏美的能力。

请你跟我一起慢下来吧，触摸一片叶子的温度，唤醒内心深处那柔软角落，让美也随之醒来。



## 诗话重阳

□ 何愿斌

九九重阳节，现已法定为“老年节”。有意思的是，最让人耳熟能详的重阳诗作，居然是出自一千多年前一位少年之手。玄宗开元四年，年仅十七岁的王维独自宦游长安，于重阳佳节郊游登高，想到家中老母和几个幼弟幼妹，情不自禁吟诵下一首千古重阳绝唱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

王维的胞弟王缙与他手足情深，王缙长期驻守边陲，受其兄影响，他也曾经写过一首重阳思亲诗《九月九日作》：“莫将边地比京都，八月严霜草已枯。今日登高樽酒里，不知能有菊花无？”重阳节喝菊花酒是京都的风俗，而边地唯有风霜可饮，怎不令人怀思？

李白中年遭谗逃离长安后，曾漫游至姑孰，重阳登临龙山，他一口气写下多首诗作，其中有“九月九日忆山东”，其意与“九月九日忆山东”同。醉看风落帽，舞爱月留人。“风落帽”的典故源于《元和志》，据说，晋大司马桓温镇姑孰时，尝与僚属于重阳登龙山豪饮，参军孟嘉酩酊大醉，帽

子被风吹落而不觉。重阳后一日为小重阳，次日，李白又作《九月十日即事》：“昨日登高罢，今朝更举觞。菊花何太苦，遭此两重阳。”看到被人摘来摘去的菊花，诗仙联想到自己被诏来逐去的命运，唯借醉欢可以解闷。

查阅较早抒写重阳的大诗人，当数东晋陶潜。他在《九日作》序中道：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，秋菊盈园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诗。”在另外一首《己酉岁九月九日作》中，诗云：“哀蝉无留响，丛雁鸣云霄。万化相寻绎，人生岂不劳？”

“登山作重九，蛮菊秋未花。唯见黄茅根，堆龙生拗窠。”与陶渊明相隔六百年后，宋代一位文人在贬谪期间写下一百多首和陶诗。他与前辈相隔时空，用诗歌对话，同样也留下诸多重阳诗篇。“除了和陶诗，孤寂中，苏轼还写过很多重阳诗作，寄给好友王定国。“俯仰四十年，始知此生浮。轩裳陈道路，往往儿童收。”在《次韵定国九日诗》序中，诗人说：“东坡在彭门，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会，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，凡十五年矣。”

## 野云飞

□ 路来森

看云，当看秋云。

秋日，天高，天远，天蓝；天上有云，那云，便格外醒目，格外引人。

中秋节，去“那香海”游玩。那香海，绵延十六公里的一段海岸线，沙白，沙细，沙净，站立沙滩上望海，沙滩背景下，海蓝蓝，是一种碧蓝，一种涌动的碧蓝。

天蓝蓝，海蓝蓝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海天一色，迷人。

那一个上午，站立海滩，正在遥望着，忽然间，视野所及的北方，黑云缓缓涌起，云头巨大，蘑菇簇簇。随即，海风渐紧，海面浪涛滚涌，跟着，那空中的云，便也涌动起来，云头团团，席卷着，逼近着，压向海面。感觉，天空骤然低了下来，海面不再是汪洋一碧，黑云皴染，一望无际的海面，黑水涛涛——黑暗，一种黏稠的黑暗。同样是海天一色，此时，“一碧”，变成了“一黑”，黑压压，黑云卷涌，浪涛拍岸，有一种天塌地陷之恐怖感。

都说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其实，海雨欲来，那份气势，更惊人。简直是：横卷一切，所向披靡。

归程，车行于山区，多次遭遇雷阵雨。

总是率先看到“山云”。云，从山的北坡爬上，然后，漫过山顶，倾泻而来。

最美之时，是云漫过山顶的那一刻：云头乳白，乳白的云头，淡淡、轻轻地漫过山顶，“漫”的过程，水汽迷蒙，飘逸、飘忽、迷离，宛若仙境。树木的翠翠，与云头的乳白形成一种映衬，愈加彰显出云头如乳的白净与黏稠。都说“野云飞”，此时的“飞”，有一种飘逸之美，有一种仙子起舞的曼妙之美。

紧随其后的，就是渐黑的云层，越来越黑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重，滚滚而来。涌过山顶，那些云，便迅疾弥漫开来，愈积愈厚，形成浓重的堆积云。

云层，堆积到一定程度，就是电闪，就是雷鸣，就是暴雨倾盆而下。

这样的阵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一二十分钟后，雨，就停了。堆积云，迅速败退、扩散。“兵败如山倒”，云的溃败，亦是如此。通常是，从云层最厚处，撕裂开，原先堆积的云，迅速被撕裂成一堆一堆，一块一块，卷涌着，扭曲着，向四下散去。散去的过程，云块色彩渐变，由浓而黑，渐变为淡而疏，最终，成为片片、丝丝、缕缕，乃至消散殆尽。

此时，大片的蓝天，露了出来。蓝天，成为了云的巨大背景。那些浓而黑的块云，像一艘艘巨舰，在空中，缓缓移动，给人一种凝重、厚实的感觉。有时候，一块黑云，浓重而小巧，飘在空中，蓝天背景下，宛如点墨，仿佛，是蓝天的一只透亮的眼睛，有一种奇异之美，也让人觉得好。

淡云，疏、薄、白。片片如絮，或者丝丝缕缕，色白，白如棉。蓝天之上，它们显得格外轻巧、高远，所谓“天高云淡”，是也。天高云淡，人望天空，白云飘，人心亦飘，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情溢于海”，瞭望白云，情之所至，逸兴遄飞。

天高云淡，常常让我想到乡村秋末。秋末，乡村多晴天，多秋风。天蓝如洗，通透得不得了。风猎猎，刮得紧，也刮得凉。空中，偶然有白云飘过，那云，也飘得急。

天上，野云飞；地上，飞蓬卷。天地呼应，秋末，天地一派苍凉。

不过，这份“苍凉”，也真是美——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美出一份悲壮。